人物 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

热线：028-86110843
邮箱：jydb4@sina.com

教育导报 副刊





王清和幼儿园的孩子们共读绘本。

王清：像索玛花样扎根 育石榴籽般童心

本报记者 钟兴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国庆节快到了，我们应该唱什么歌来庆祝节日？”

“唱《我和我的祖国》！”

“《国旗国旗真美丽》！”

“《祖国有我》！”

9月14日清晨，晨曦透过薄雾洒落在昭觉县幼儿园的操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下，小朋友们一边争先恐后地回答园长王清的提问，一边聚拢到她身边，眨巴着大眼睛等待夸赞。王清蹲下身子、敞开怀抱，将身前的小朋友拥入怀中，像呵护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石榴籽。

从“一村一幼”到“学前学普”，昭觉县学前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王清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扎根民族地区学前教育27年来，她不仅把所在的昭觉县幼儿园办成了特色园、优质园，还在全县各乡镇幼儿园、村级幼教点间来回奔波，积极开展支教帮扶，上山下乡、夜以继日，推动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像索玛花一样在大凉山的各个角落绽放。

今年，她被评为四川省2026年“最美教师”，却谦虚地说：“这‘最美’的称号，属于大凉山的每一个幼教人。”



留下 “我学的是学前教育，就该做相关的工作”

1999年夏天，西昌师范学校走出新一届毕业生，当时，大部分人都选择转行留在西昌。王清却服从分配，奔赴昭觉县幼儿园报到。

“我学的是学前教育，就该做相关的工作。”王清说。

到岗第一天，她有点后悔。

午睡时，幼儿雨雨不慎将大便拉在身上，面对孩子惶恐的眼神，王清强忍不适，细心为孩子清洗身体、更换衣物，并为其将裤子洗净、晾晒。

“有那么一瞬间的后悔，但脑海里马上出现母亲从小到大对我的教导：每做一件事都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在雨雨面前，王清没有流露出一丝责怪的情绪，细心擦拭、柔声安慰，抚平了孩子不安的情绪。“这让我明白，这里的孩子更需要学前教育的滋养。”

当时，昭觉县幼儿园办学条件简陋。不少教师是从小学转岗而来的，没有接受过系统幼教专业训练。很多家长不理解幼教的意义，觉得孩子在家有人照看就行，不愿意送来。虽然环境艰苦，但老师们格外用心——家长加班来不及接孩子时，有的老师把孩子带回自己家中；孩子把被褥弄脏了，老师们就一件件手洗；她第一次上公开课，园内所有老师都来听课，毫无保留地给出建议。

孩童的纯真、同事的赤诚，让王清坚定了留下来的决心。

每天放学，她总会约上几位年轻同事，找来幼教专业期刊，共同研读，把书本上的游戏理念拆解成适合山里孩子的活动。小朋友们游戏时，她认真观察、详细记录每个孩子的状态。

遇到特殊幼儿，王清更加细致耐心。幼儿彤彤天生智力发育迟缓，吃饭要喂、午睡易尿床，王清便把彤彤带在身边，三餐按时喂饭；幼儿凯凯因小脑发育不良，智力障碍伴肢体行动迟缓，走路摇晃，极易摔倒，户外活动时，王清寸步不离，成为他的“专属守护者”。班里有留守儿童和家庭困难的孩子，她便主动上门走访，送去衣物和文具。

久而久之，家长们都抢着让孩子进王清的班。为了不辜负家长和孩子们的期待，王清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一次，得知四川省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班开班，已经临近预产期的王清仍然不顾路途辗转，毅然赶赴成都参训，只因她深知：“民族地区幼教提质，教师能力是关键，有机会就必须先学一步、学深一层。”

帮扶 办好1所幼儿园 辐射282个幼教点

2010年11月，王清接过昭觉县幼儿园园长的担子。

这副担子沉甸甸的：在园幼儿从300多人骤增至600多人，老园占地狭小，空间捉襟见肘，扩建搬迁迫在眉睫。新园选址涉及拆迁协调，群众对新园建设的认知参差不齐，一道道难题横亘眼前。王清和群众一次次沟通协商，一遍遍解释规划愿景，化解矛盾分歧。历经重重波折，2014年，昭觉县幼儿园顺利完成整体搬迁，校园面积从几亩拓展到近20亩，教学楼、活动场地焕然一新。

硬件变好了，教学软实力也得跟上。王清把彝族刺绣、火把节习俗、博什瓦黑岩画这些彝族文化特色，转化为孩子喜闻乐见的手工、绘画、儿歌、情景表演，让孩子们从小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同时，王清早早意识到学好普通话对彝族儿童终生发展的重要作用，把普通话教学作为幼儿园基础工程来抓。从最简单的日常对话教起，她和老师们给孩子们一句话一句话地示范，一个音一个音地纠正。

2014年，凉山州全面推进“一村一幼”建设。昭觉县建起282个村级幼教点，608名幼教辅导员需要培训指导。昭觉县幼儿园成为全县幼教的核心阵地，园区打造、辅导员培训、“学前学普”、入户动员家长，任务一一压到王清和团队肩上。

于是，昭觉县的高山深谷间、曲折道路上，出现了一支“幼教帮扶娘子军”——海拔3000多米的戈洛阿莫村幼教点，路面结冰泥泞，车辆打滑寸步难行，王清带着老师们踏泥推车；色底乡乌司洛幼教点，虽然距离只有42公里，但山路曲折，需要换乘4趟车，路上耗费4个小时，抵达后，所有人顾不上路途劳顿，立刻投入帮扶工作……

面对608名“一村一幼”辅导员参差不齐的保教水平，王清牵头量身定制培训方案，手把手教礼仪规范、普通话教学、幼儿活动组织。遭遇家长的不理解、不信任，她反复上门动员，一位顽固的家长被她的坚持打动，在她最后一次上门动员后的傍晚，默默护送她回到村党支部活动室。

“‘学前学会普通话’的重要性，我的感受无比清晰。”王清说，“会说普通话的孩子，上小学后能迅速跟上进度，学习后劲足。农村彝族家庭孩子多，会说普通话和不会说普通话的孩子，家长稍微一对比就看出差距了。”

2019年至2021年，昭觉县幼儿园的在园幼儿人数从600余人激增到1600多人。

铸魂 进一步培养孩子们的思辨能力、家国情怀

“王老师，可能您不认识我，但是我能有今天，必须跟您说一声‘感谢’。”今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刘谦团队来到昭觉县幼儿园开展民族地区教育课题调研，西昌学院推荐了一批学生担任现场助手，阿的曲衣是其中一员。见到王清，阿的曲衣说出了这句埋藏心底多年的感谢。

原来，十多年前，王清在各莫井村做入户动员时，打动了阿的曲衣的家长，把他送进了幼教点。看到当年播下的“种子”，如今开花结果，王清满心震撼：“大山里的学前教育，足以改写一个孩子的人生轨迹！”

这样的时刻，让王清越发庆幸26年前自己选择了民族幼儿教育，并坚持了下来。“有幸成为昭觉县学前教育‘一步跨千年’变化奇迹的建设者、亲历者，我感到无比自豪！”

如今，在国家政策、东西部协作、省内市州对口帮扶等力量的持续加持下，全县乡村幼教点旧貌换新颜，不少村幼的硬件配套不断升级，办学条件甚至优于昭觉县幼儿园。王清感慨：“曾经最难的是劝家长把孩子送进幼儿园，如今，村寨里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有完备的保教服务。”

2025年11月，王清在三岔河镇中心幼儿园上示范课，她播放了一段冬奥会的视频，询问孩子们的发现，一个小男孩用流利的普通话作答：“我看见国旗一共升起了5次。”

从过去大多数幼儿怯于开口、眼神躲闪，到如今课堂上大胆举手、完整流畅地表达自我，孩子们的成长让王清深受触动：“昭觉学前教育已经从‘有园上’转变成‘上好园’，保教质量、普通话教学不仅要跟上，还要进一步培养孩子们的思辨能力、家国情怀。”

她把三河村、悬崖村的脱贫攻坚故事深度融入幼儿园课程。悬崖村、三河村旧貌换新颜，这些发生在孩子们身边的真实变迁，被她转化成游戏、表演，开展“我爱家乡”主题活动；她坚持每周开展国旗下“热爱祖国”主题教育，把爱家乡、爱祖国的种子润物无声地播撒到孩童心底，让孩子们从小树立建设家乡、回报祖国的远大理想。

与此同时，依托名师工作室，王清正在持续推进城乡幼教协同发展，通过师资共育、课程共建、资源共享，推动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向乡村下沉、向基层覆盖，不断缩小山区幼儿园与城市的教育差距。她还通过常态化培训、一对一帮带、课题共研等方式，为昭觉县打造一支“留得住、教得好、能发展”的本土幼教队伍。

彝乡群山连绵，娇小的王清行走在山道上，身形很容易被丛生的灌木、凸起的山石遮挡住，但她在昭觉学前教育留下的足迹熠熠闪光，像索玛花一样深深扎根，待到春暖，山间绽放一片烂漫花海。

（文中幼儿均为化名）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老师，您会想我吗？”

■ 王晓伟

“离别”，可以说是成长过程中的必然事件，但在孩子小小的世界里，总会生发出难以释然的情愫。

今天又是这样，孩子上学的脚步停留在幼儿园的门口，尽管我一再哄劝，他始终不舍得挪开半步。甚至，抛出一连串的问题：“爸爸，小孩儿为什么要长大？”“您说，老师会想我吗？”“我能在幼儿园继续学习吗？”我知道，那是孩子的不舍，尽管小学和幼儿园相隔不远，但从开学以来，他似乎还没有融入。

孩子这般模样，不免让我有些担忧。暑假里，我就没少鼓励他勇敢开始人生新阶段，他却对幼儿园老师的好念念不忘。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小学开学一周后，孩子仍然会停步于幼儿园的门口，仿佛这里才是他该来的地方。我想，这是孩子必经的成长过程，哄劝几句就行，几次下来还算有效，但今天，他却怎么也不肯走了，甚至还掉下了眼泪。没办法，我只好和一年级的老师打电话，陪孩子在这里多留一会儿。直到幼儿园开门，许多小朋友被家长送来，幼儿园老师们也陆续走了出来。

“冀老师，冀老师！”孩子突然喊道，他看到了曾经教他的老师。而那边，一位女老师朝这边望来，看到孩子后，便赶忙跟一旁的其他老师打了招呼，然后穿过一个个小小的身影，朝这边小跑而来。而我的孩子背着他的小书包，一晃一晃地匆匆几步跑到了老师跟前。老师蹲下身子，他们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彼此相拥。

我走几步跟上前，看到孩子哭红了眼眶，他扑在老师的怀里，像受了莫大的委屈，泪珠连带着鼻涕，蹭在了老师身上。这位老师我认识，但只知道她姓冀，是与孩子朝夕相伴的老师。我每天忙于工作，并不了解他们师生之间的情深。只见冀老师轻撩衣角，用衣服为孩子拭去泪水。我从裤兜掏出纸巾的手缩了回去，不忍打扰这样的画面。

“都已经是一年级的小朋友了，还哭鼻子！”“嗯嗯，老师，我就是想您！”他们师生拥抱在一起，一个抽泣，一个安抚，让我这个七尺高的男人都鼻尖一酸，不知所措地扭过头去。这一幕，在我的记忆里，好像也曾有过，但人生终究是要在一次次离别中一点点成长起来。好在孩子得到了老师的抚慰，抽泣的小肩膀终于平静下来，老师语重心长，说幼儿园离小学不远，我们的小宝贝应该学着长大，要去认识更多的老师和同学，要是真的很想很想老师了，就让爸爸妈妈给老师打电话。

老师的话是说给孩子的，也是说给我的，他们的拥抱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长的是三年的师生亲密相伴的岁月，是孩子每天张开臂膀跑进老师怀里的日子；短的是尽管只有门口这几分钟，却能让满心想念的孩子得到慰藉。最终，孩子依依不舍地和老师挥手离别。随之，孩子高喊出那句：“老师，您会想我吗？”那边冀老师回答：“会的，要好好学习！”便立即用手捂住了嘴巴，我知道情感已然再次被扰动，直到我们远去。

新的老师、新的同学、新的校园，孩子迈步而进，他一步三回头。我挥手示意，他满眼留恋，他在看幼儿园的方向，在想那个曾经的老师，抑或在和那个小小的自己作别。

本报全国发行 邮政编码：610225 报址：成都市双流区黄荆路13号 邮发代号：61-30 广告联系电话：028-86140497 定价2.00元 本报法律顾问：万刚律师 电话：13908091146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川广登字[2020]0011号 印刷：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郫都区现代工业港北片区港东一路551号）